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41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 柿子女孩

□苏州李云

柿子树在我家屋后,归属感却是表舅家的。因为有个叫地基的东西不可随意侵犯和占用,再亲的弟兄,再好的姊妹,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柿子树正好长在表舅家的地基上。

当然,我们两家相处融洽,炒菜烧肉的香味会穿透柿子树叶互相传递,有时候我也看到母亲撑开后窗,跟在院子里忙着的表舅母说几句话。表舅母性子温善,跟表舅两个人一共生育了五个孩子。那第五个女儿比我大两岁,长相漂亮,天生一副如百灵鸟般的好歌喉。她最喜欢跟着黑白电视机学片头、片尾曲,且一学就会,两集看完,她就能够对着柿子树唱了。她一开口,落在柿子树上的鸟儿就扑棱棱飞走了。她所拥有的“周五姐”的称呼就是从“刘三姐”那里借鉴而来。

我跟表舅也常在柿子树下玩。看着如奶昔一样的花朵儿掉落到地上,带着指头大的小柿子,我们会捡起来举在手上,只觉它好似欧美贵族女士戴的帽子。我和表舅喜欢将这些“小帽子”串联在一起,戴在脖子上作为项链佩戴。柿子树长得特别好,需要张开双臂才能抱住。黑黢黢的枝干,朝开撑着,肆意、自由,有一横截枝丫伸到了我家竹园里。表舅拿着锯子要去锯掉,说是怕影响竹笋生长。母亲阻拦了他,说没必要计较那么多——母亲还说,竹子啊,不用急,这家伙根须早在地下长牢固的,根本遮不到它!表舅很是感念,每年采柿子就会送一筐给我们。

黄黄的柿子,需要腌制了才能吃。又脆又甜,是磨盘柿品种。但在陕南,并没有大片将其种植成售卖的气象,也许这就是陕南不如陕北有名的原因,就像我只要一提起陕西,边上的朋友都会感叹窑洞、红枣、苹果、柿饼……这些词组便是陕北那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岁月有痕

## 童年的味道

□浙江丽水韩卓颖

生活就像调料杂烩,酸甜苦辣咸,不可或缺。

童年小零食——山楂片。一小卷山楂用彩纸包裹严实,轻轻撕开一绺纸条,露出赭红的小圆片,薄薄一片,扔进嘴里嚼几下,酸甜可口,随后那股酸劲儿直渗牙缝,牙一阵酸麻。

杨梅的酸涩中包裹了甜,梅雨来潮前,杨梅就上市了。学校门口摆满了杨梅摊,都是从杨梅山新鲜采摘下来的。蓝箩筐里盛满了一颗颗新鲜饱满的杨梅,筐内底层用绿叶打底。黑红的山杨梅是最常见的一种,而白杨梅,可谓“白里透红”,个头比寻常杨梅大些。整颗杨梅扔进嘴里,轻吮一下,汁水充斥了整个口腔,里头有颗小核,此时你张大嘴来瞧,露出玫红色的牙齿。杨梅时节尚短,一落雨就下市了,多余的杨梅拿来浸酒,等酷暑时节倒一碗喝,解暑消热。如若中暑,用杨梅酒刮痧,效果甚佳。

没有哪个孩子不爱甜食,我也不例外。小巷里一传来“叮叮咚咚”响声,我就跑出门,等老爷爷挑着扁担踉跄走进弄堂。那是“咚咚糖”来了!咚咚糖整齐排列在箩筐里,

舌尖记忆

## 晚睡的月亮

□广东汕头沈贵芳

许多年之后,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我偶尔会回忆起那些温柔的夜晚。

那时,我刚被送去幼儿园,不到两天就摔伤了手。晚上睡觉时,阵痛袭来,我睡一阵又哼唧一阵。母亲在我床边躺着,轻轻摇着蒲扇,耐心地哄着我,用温柔的声音念起童谣:“月光月光,照篱照壁照瓦槽……”伴着合辙押韵的童谣,我看见了满身月光的母亲。月光似乎把我的疼痛变轻了,把整个世界变轻了。就这样,我枕着月光,慢慢进入了梦乡。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月照之下的夜晚,母亲是怎样的难。那时,父亲大病初愈,家中没有经济来源。母亲当全职家庭主妇多年,只能接一些手工活来干。为了多赚几个钱,她白天眼睛一睁就像陀螺一样转到深夜,马不停蹄地装塑料、贴纸盒、剪线头……那些洒上月光的夜晚,对她而言没有诗意,只有无尽的疲惫和揪心。她白天偶尔难得坐下来,不出几秒,就在椅子上打起了盹。

当我开始懂得母亲时,我也变成了一枚晚睡的月亮。有时,晚上关了灯陪睡,儿子还叽里呱啦地讲着学校里的见闻。我比了一个“嘘”的手势,告诉他,赶紧睡觉,不然妈妈会

家庭相册

的名词。

后来我被柿子树惊艳到,且因此想起表舅,却是在一个陌生的远方。那是一条开错道路的路上,深冬季节,到处一片苍茫与萧条。北方的天空,高远、湛蓝,但地上却是光秃秃的黄。干燥和冷冽交织,行走的人都是缩着脖子的。突然间,在一片干涸的河岸边,那片枯黄的茅草中,一株柿子树赫然立着,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丫。这时候柿子的出现不再是口腔的诱惑,而是视觉上的美学,心灵上的诗意。它生长在这里,定是带了某种使命,鸟儿也没有来偷吃,如小灯笼挂着的柿子淳朴可爱,像是表舅周五姐的脸庞,冻得红彤彤的,但还在坚强地笑着。动人的笑容,娇羞、胆怯,却叫人感动,我便又看见表舅对着柿子树唱歌的样子,有条件的话,那么好的嗓音完全可能会成为一名歌星呀!

当然,表舅唱歌只因为自己喜欢,没有想到更远,歌声充斥在普通而又平凡的日子里,为心爱的人唱几句,为儿女唱几句,令几个自己高兴了,边干着农活边哼唱几句,活泼、幸福,足矣!那时候,我记得她最喜欢唱的歌是《苦乐年华》,这是《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是李娜演唱的。里面有一句歌词是:生活是一首歌,吟唱着人生悲喜交加的苦乐年华!表舅说李娜的唱功有底蕴,扎实而宽阔,雄浑又深情,是最醇厚、最懂得生活的“苦”与“乐”!

表舅在我的心中,就总是跟柿子树有关。看到柿子树我就会想起她,总觉得那劲有力的枝干,那红彤彤的柿子,坚毅与柔软,在苦涩的山村生活背景里,自我保留了一抹亮色照耀着大地、山川、河流和天空,像一首信天游那样穿透有力,把每一个苍凉的冬天直接揽进怀里捂着了。

用白布遮盖。老爷爷拿起小锤子,“咚咚咚”地把白花花的糖敲碎,称斤。我一口咬下去,牙齿上下打架,怎么也拆不散,嘴里散发出一股甜津津的味道。还有松花团、梁弄大糕等,松花团糯唧唧的,周身裹满松花粉,吃一口摇身变成“绿嘴怪”。每块梁弄大糕上都勾勒着“福”“寿”“高”等富含寓意的字样,仿佛吃的不是糕点,而是福气。

生活总有苦不堪言的时候。每当我捧起一大碗苦药,呆望升腾的热气时,母亲总宽慰我说:“良药苦口利于病。”中药的苦涩刻骨铭心,不似西药,往嘴里一扔,用水一灌,脖子一仰,就送入肚子。每一口中药都切实苦进舌苔、喉咙与胃部,苦随着血液流经全身,直打哆嗦。我的手心里永远紧攥一颗糖果,用以镇压苦涩。中药的苦涩之味时常萦绕我,慢慢习惯后,我也学会了自我宽慰,把药当作清咖来饮用。走在羊肠小道上,我一不小心就会踩到散落在地的药渣。这是人们信奉的:“药到病除”。

童年的味道藏在舌尖上,更埋入心底。人生之味,各不相同,谁也不知是何味,终要亲尝。

忙到很晚。儿子不解地问:“妈妈,你还要起来干啥呢?”我望着洒落在房顶院落的月光,想起童年时哄着我念童谣的母亲,轻轻地笑着说:“天下的妈妈都是晚睡的月亮呀!”那时,我还以为,只要熬过这段时光,这枚晚睡的月亮从此就可以早早歇下,将清辉映照到自己的梦乡。

我偶尔带着娃回娘家小住。母亲早已将被褥换洗过一遍,迎接我们的到来。小孩正处于闹腾的年纪,不肯午睡,晚上洗完澡,我早早就把他撵上床。我躺在床上哄睡,哄着哄着,也把自己哄睡着了。窸窸窣窣中,我一觉醒来,只见母亲带着老花镜,在台灯下手法流畅地缝缝补补。我蹑手蹑脚地起身,问:“妈,您怎么还不睡?”

母亲指了指手中的衣服,道:“弟仔衣服的纽扣掉了,这裤裆也掉了,老了,记性不好,趁现在想起来,把它补好。”她又朝熟睡的儿子努努嘴,轻声说:“睡相和你一样差,我替他掖了好几次被子呢。”

我心中一阵温暖,旋即却又一阵心酸。此刻,我终于明白,只要子女在身边,母亲就永远是一枚晚睡的月亮。

## 看丹顶鹤放飞

□南京徐廷华

初冬的一天,几个文友驱车三个多小时赶往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去看丹顶鹤放飞。盐城素有“丹顶鹤第二故乡”的美誉,以前只在画报、电视上看过丹顶鹤在这里越冬,却从未亲睹。

导航仪显示车已到达保护区,一下车,第一感觉就是风大,把人的头发都吹得凌乱起来。南京还冬阳和煦,暖意盈怀,这儿尽管阳光冉冉,却显得冷飕飕的。盐城依淮傍海,空气特别潮湿。

午饭后,我们步入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区,抢看午后的第一场放飞。一望无际的滩涂,小桥流水,嫣红似血,芦荡作响,湖面上鸥鹭翩飞,嬉戏觅食,高爽的晴空下,片云悠悠。我们呼吸着纯净的空气,聆听鸟儿天籁的声音,享受湿地的宁静和祥和,顿觉心旷神怡。

时间尚早,我们先沿景区去观看一间一间关在笼子里圈养的丹顶鹤。细密的铁丝笼子高而大,四面透光。鹤的品种也不少,丹顶鹤之外,还有白头鹤、白鹤、白枕鹤、灰鹤、沙丘鹤和蓑羽鹤,以丹顶鹤居多。有的是一只一间,有的是两只一间,也有三五只一间的。三只一间的好像是夫妻俩带一个“孩子”,那幼鹤头顶没红冠。据说丹顶鹤像人类一样都是“一夫一妻”,它们对感情十分忠贞,一旦结成夫妻,筑巢、孵化幼雏,都由它们夫妻俩共同承担。幼雏一年后离开双亲,3岁以后,它们会“自由恋爱”寻找自己一生的伴侣,组建新的家庭,再继续繁衍它们的后代。

丹顶鹤放飞的露天阶梯看台上,已陆续一层层坐满了看客,黑压压一片。我们就近选了一个位子坐下。

就在人们左顾右盼时,从滩涂的一角,一群白光闪过,立时看到几十只丹顶鹤一只接一只展翅迎风盘旋而上,振动着白色的翅膀,忽左忽下,忽左忽右,相互追逐着,鸣叫着。我们听不懂它们的语言,但看着像是在召唤另一只同类。它们一圈又一圈翱翔天际,弄舞云端,尽情尽兴,富有层次之美。看台上不时爆发出掌声、吆喝声。当它们落地时,翅膀一动不动,像飞机一样从高空快速滑翔而下,一只脚先稳稳地落地。在湿地,它们三三两两漫步着,时而跳跃,时而展翅,时而昂首,时而翘尾,有的在低头觅食,用长长尖尖的嘴巴掀开松软的泥沼,啄出小虫子,来回在水中晃动着,待洗净了再伸长脖子吃下,有的在东张西望,也许正在寻找理想的伴侣……

片刻后,丹顶鹤又一次凌空起飞,看着它们在辽阔天地间,一排排有序地展翅翱翔,那羽毛的洁白,典雅的姿态,迎着阳光,在我仰望的眼前一闪而过,美丽极了,想多看一眼都很困难。我忽然想起杨万里的诗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脑海里叠加上无限的想象。突然觉得,过去看到过那么多丹顶鹤的图片、镜头都在为它赞颂,然而一切艺术的再现,都没有完全传递出我眼前所看到的丹顶鹤飞翔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大气、蓬勃和壮美的景象。

美国一位自然文学作家莫梅迪曾写道:“在人的一生中,他应当同尚在记忆之中的大地,有一次倾心的交流。他应当把自己交付于一处熟悉的风景,从多种角度去观察它,探索它,细细地品味它。他应当想象自己亲手去触摸它四季的变化,倾听在那里响起的天籁。”

我在盐城,看到了放飞的丹顶鹤,更看到了这座城市给予丹顶鹤的厚爱,为丹顶鹤所营造的洁净而开阔的栖息地。无怪这片土地每年都能吸引近百万水禽在此越冬。乃至回来几日,朋友间在微信里提及,都是异口同声说:不虚此行。

人在旅途

## 婆媳关系

□南京吴文元

常听人说,婆媳是一对天敌。这不是什么真理。我奶奶是远近闻名的“凶婆婆”,但自我母亲嫁到吴家,周围人都感到奇怪,两个人就像是亲生母女一样,有时候显得比亲生母女还要亲密,从不吵闹,在一起似乎有讲不完的话。

母亲在娘家虽是大家闺秀,但嫁到吴家后,没有摆架子,而是努力做一个贤惠的媳妇。特别是对婆婆,“妈妈”不离嘴,处处孝为先。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后会跑到我奶奶房中问安,很有耐心地问早餐想吃什么。等奶奶起床后,母亲知道她每天起床后有梳头的习惯,会用梳子为她轻柔地梳头,找话题闲聊着。奶奶喜欢打发髻,还比较讲究,母亲就向左邻右舍中打发髻比较好的老人请教,选中最好的发髻后,先在自己头上练习,然后为我奶奶打发髻,又用红丝线打了一个发髻套,给她套在发髻上。奶奶对着镜子看了又看,越看越喜欢。奶奶生病了,母亲会整夜陪护在奶奶的床前,端水喂药。我奶奶也有生气的时候,母亲看到了,就不断地叫“妈妈、妈妈”,直到我奶奶答应了,笑了为止,奶奶的气也就烟消云散。

我奶奶对母亲也像对亲生女儿一样,母亲坐月子的時候,奶奶把家中的几只老母鸡全宰了熬鸡汤给我母亲喝。孩子的尿布都是奶奶帮着洗,有时深夜也会起床帮我母亲给孩子喂奶糕。母亲生下我之后,家里的各种家务活,奶奶都会抢在前面做了:“你只要把孩子带好就行了。”别人问母亲怎么处的婆媳关系,她常说:“人心都是肉做的,处处尊重关心,你把婆婆当成亲妈,婆婆也会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待。”道理很朴素。

现在有些家庭婆媳关系搞不好,媳妇往往会埋怨婆婆。反观媳妇,有的妈妈叫不出口,叫婆婆“老太”,有的干脆什么也不叫,有的还处处防着婆婆,过年过节给自己的母亲买礼物,却从来不给婆婆买礼物。这能没有隔阂吗?婆媳关系这个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家长里短